

琵琶引 并序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綠腰。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冰泉冷澀絃凝絕，凝

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粧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小處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哢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作於元和十一年（八一六），四十五歲，江州，江州司馬。見陳譜及汪譜。城按：此詩作於元稹琵琶歌後，其造詣則遠勝元作，歷來與白氏之長恨歌相提並論。唐摭言卷十五雜記：「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長恨歌，元和元年（居易）尉盩厔時作，是時年三十五。謫江州，十一年作琵琶行。二詩工拙遠不侔矣。如琵琶行，雖未免於煩悉，然其語意甚當，後來作者，未易超越也。」張氏謂「後來作者，未易超越」，所言甚當，然謂長恨歌遠不侔琵琶行，則殊非公允之論。詩中情節與白氏夜聞歌者詩（卷十）相似，容齋三筆卷六云：「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爲商人婦所作。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不以爲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眞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霑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出。」又容齋五筆卷七：「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眞爲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



世法網雖於此爲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它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攬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黃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唐宋詩醇卷二二：『滿腔遷謫之感，借商婦以發之，有同病相憐之意焉。比興相緯，寄託遙深，其意微以顯，其音哀以思，其辭麗以則。十九首云：『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及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與此篇同爲千秋絕調，不必以古、近、前、後分也。』其說亦與洪氏相同。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則駁斥洪氏不明唐代士大夫放蕩不拘禮法之風習，謂『樂天之於此故倡，茶商之于此外婦，皆當日社會輿論所視爲無足重輕，不必顧忌者也』。城按：陳氏熟於唐史，其說自有見地，惟解釋文學作品，似亦過於拘泥，蓋詩人之假託，往往出於想像及虛構，其事實固屬於『子虛』、『烏有』也。

〔九江郡〕卽江州。禹貢揚、荆二州之境。秦屬廬江郡。漢屬淮南國。晉太康十年置江州。大業三年罷江州爲九江郡。武德四年復置江州。天寶元年改爲潯陽郡。乾元元年復爲江州。州治城，古之湓口城也。見元和郡縣志卷二八。舊書卷四〇地理志：『江州（中）：隋九江郡。……武德四年置江州。……天寶元年改爲潯陽郡。乾元元年復爲江州。』城按：舊書卷一六六白居易傳：『（元和）十年七

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倚撫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爲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江州司馬。」

〔湓浦〕見卷一潯陽三題詩箋。

〔穆曹二善才〕樂府雜錄卷上琵琶：「貞元中有王芬、曹保保，其子善才，其孫曹綱，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與綱同時。曹綱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與奴長於撚撚，不撥，稍軟。時人謂曹綱有右手，與奴有左手。」趙德麟侯鯖錄卷一所引與此同。城按：「綱」，今本譌作「鋼」，茲據太平御覽所引琵琶錄改。白氏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詩（卷二六）則作「剛」，蓋唐人此二字常混書也。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云：「唐代琵琶名手尤多曹姓：曹保保，子善才，孫綱，俱以琵琶著稱當世。」又李紳有悲善才詩，即爲感曹善才之歿而作。又按：「善才」蓋當時曲師之稱。元稹琵琶歌「鐵山已近曹穆間」句原注云：「二善才姓。」

〔潯陽江頭夜送客〕潯陽江亦名九江。在江州西北。明統志卷五二九江府：「潯陽江在府城北，源自岷山，至此下流四十里，會彭蠡湖水東流入海。」嘉慶九江府志：「潯陽江在府城西北。」清統志九江府：「潯陽口在府城北，亦名九江，即大江也。」城按：今九江大江濱有琵琶亭。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一江

州：「琵琶亭在州西江邊，白司馬送客湓浦口，夜聞鄰舟琵琶聲，問之是長安商女嫁與商人，乃爲作琵琶行，因名亭。」清統志九江府：「琵琶亭在德化縣西大江濱。」唐白居易作琵琶行，後人因以名亭。洪北江詩話卷三：「今人以九江郡西琵琶洲謂得名於白，傳爲江州司馬時，聽商婦琵琶於此，因號琵琶洲，不知非也。」水經注江水下：「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灣。」考其道里，正在潯陽境內，則「琵琶」之名久矣。清嚴元照蕙楊雜記：「予向讀吳梅村琵琶行，喜其瀏離頓挫，謂勝白文公琵琶行，後乃知其謬也。」白詩開手便從江頭送客說到聞琵琶，此直敘法也。吳詩先將琵琶鋪陳一段，便成空套。

〔楓葉荻花秋瑟瑟〕瑟瑟，蕭瑟也。劉楨贈從弟詩：「瑟瑟谷中風」，宋紹興本、那波本俱作「索」。楊慎升菴詩話卷十一：「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今詳者多以爲蕭瑟，非也。瑟瑟本是實名，其色碧。此句言楓葉赤、荻花白、秋色碧也。或者咸怪今說之異。余曰：曷不以樂天他詩證之。其出府歸吾廬詩曰：『嵩碧伊瑟瑟。』重修香山寺排律云：『兩面蒼蒼岸，中心瑟瑟流。』薔薇云：『猩猩凝血點，瑟瑟蹙金匡。』閑遊卽事云：『寒食青青草，春風瑟瑟波。』太湖石云：『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又云：『隱起磷磷狀，凝成瑟瑟胚。』亦狀太湖石也。早春懷微之云：『沙頭雨染斑斑草，水面風驅瑟瑟波。』暮江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諸詩以瑟瑟對斑斑，對蒼蒼，對猩猩，豈是蕭瑟乎？」清吳旦生以楊氏之言爲可信，其所撰之歷代詩話卷五〇云：「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唐語林：盧昂有瑟瑟枕，憲宗估其值曰：至寶無價。」水



經注：水木明瑟。韋莊詩：『留得谿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據此，則升菴之說益信。迺陳晦伯以劉楨『瑟瑟谷中風』正之，蓋樂天詩言色，公幹詩言聲，用意各別，安得強證爲『蕭瑟』之『瑟』也。若盧照鄰秋霖賦：『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沈沈。』乃與公幹同意。城按：楊、吳兩氏之說均非是，『瑟瑟』誠可作『碧色』解，而在『楓葉荻花秋瑟瑟』句中則不可，似仍以作『蕭瑟』解爲長。

〔移船相近邀相見〕元白詩箋證稿：『移船相近邀相見』之『船』，乃『主人下馬客在船』之『船』，非『去來江口守空船』之『船』。蓋江州司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婦之船，而邀此長安故倡從其所乘之船出來，進入江州司馬所送客之船中，故能添酒重宴。否則江口茶商外婦之空船中，恐無如此預設之盛筵也。」

〔霓裳〕見本卷長恨歌詩箋。

〔綠腰〕唐大曲名，卽樂世。白氏聽歌六絕句樂世（卷三五）自注云：『一名六幺。』城按：綠腰又名『錄要』。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云：『段安節琵琶錄云：貞元中康崑崙善琵琶，彈一曲新翻羽調綠腰。』注云：綠腰卽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爲名，誤言綠腰也。據此卽錄要已訛爲綠腰，而白樂天集有聽綠腰詩，注云卽六幺也。今世亦有六幺，然其曲已自有高平、仙呂兩調，又不與羽調相協，抑不知是唐遺聲否耶？』程氏所云樂天聽綠腰詩卽聽歌六絕句中之樂世也。周密齊東野語卷八復駁正程氏之誤云：『按：今六幺中呂調亦有之，非特高平、仙呂也。唐禮樂志：俗樂二十』

八調。中呂、高平、仙呂在七羽之數，蓋中呂夾鍾羽也，高平林鍾羽也，仙呂夷則羽也，安得謂之不與羽調相協？蓋未之考爾。」碧雞漫志卷三：「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多摧撚。」又云：「管兒還爲彈綠腰，綠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弦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人聽一作殘軀）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今六么行於世者四：曰黃鍾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即俗呼中呂調；曰林鍾羽，即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城按：晦叔考釋六么尤精博，而綠腰非起於元、白詩中所詠，蓋初唐時已有之，張說之樂世可證，說詳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曲調考證及教坊記箋訂大曲名。

〔蝦蟆陵〕在長安城南。雍錄卷七：「蝦蟆陵在萬年縣南六里。」長安志卷十一萬年縣：「蝦蟆陵在縣南六里。」韋述兩京記：本董仲舒墓。李肇國史補曰：昔漢帝幸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傳蝦蟆爾。」城按：今本國史補卷下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人



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語訛爲蝦蟆陵。」清統志西安府：「董仲舒墓在咸寧治南。」又國史補卷下云：「（酒則有）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

〔教坊〕崔令欽教坊記：「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成習。」按：唐教坊之始義，泛指教習之所，不限於伎樂一端，後始專教伎樂。教坊分爲內外：內教坊在宮城內蓬萊宮側，設置較早。外教坊在宮禁之外，即崔書所言之左右教坊。外教坊除左右教坊外，尙有仗內教坊，屬鼓吹署，在宣平坊，純爲音樂範圍，故崔書不詳也。詳見任半塘教坊記箋訂制度與人事及附錄一。

〔第一部〕即坐部。白氏立部伎題（卷三）下注云：「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陳寅恪謂當作靈）者，退入立部伎。」詩云：「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爲立部伎，擊鼓吹笙和雜戲。」據此可知「第一部」係「坐部」之代稱，亦隱含「第一流」、「第一等」之意。國史補卷下云：「李袞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爲盛會。」亦爲一有力之旁證。

〔秋娘〕當時長安善歌舞之名倡。何義門謂係杜秋娘，大誤。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卷二：「秋娘，或以李錡妾當之，非是。元和二年，李錡滅，杜秋籍入宮，有寵於憲宗（見杜牧之杜秋娘詩序）。此詩作於元和十一年，杜秋在宮中，安得遂見於吟詠耶？元微之贈呂三校書（城按：「三」爲「二」之訛文，當

作「呂二」云：「競添錢貫定秋娘」，當與此同，特其事蹟未詳耳。」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云：「韋穀才調集壹載樂天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遊戲贈五十韻云：『多情推阿軟，巧語許秋娘。』即此琵琶引中之秋娘，蓋當時長安負盛名之倡女也。樂天天涯淪落，感念昔遊，遂取以入詩耳。而坊本釋此詩，乃以杜秋娘當之，妄繆極矣。」高、陳兩氏之說良是。城按：陳氏所引白氏贈蕭九徹詩句，汪立名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及全唐詩卷四六二均作「名情推阿軌，巧語許秋娘」，任半塘唐戲弄劇錄及初盛中唐優伶兩章據以謂此二句詩「可能即指義陽主劇內之表情與說白耳。阿軌爲生，扮駙馬；秋娘爲旦，扮公主」。考「軌」字乃「軟」字之誤，元稹贈呂三校書（城按：「呂三」當作「呂二」）詩自注云：「元和己丑歲八月，偶於陶化坊會宿。」己丑卽元和四年。此時白氏和元九與呂二同宿話舊感贈詩云：「聞道秋娘猶且在，至今時復問微之。」則知正爲阿軟、秋娘馳譽藝林之時。白氏微之到通州日授館未安見塵壁間有數行字讀之卽僕舊詩其落句云淒水紅蓮一朵開千花百草無顏色然不知題者何人也微之吟歎不足因綴一章兼錄僕詩本同寄省其詩乃是十五年前初及第時贈長安妓人阿軟絕句緬思往事杳若夢中懷舊感今因酬長句詩（卷十五）云：「十五年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贈阿軟絕句作於貞元十六年，可證阿軟馳譽長安在貞元末、元和初之際，與元詩時間正合。且白氏他作中亦從無言及「阿軌」者，則此詩當以才調集作「阿軟」爲正。又才調集「多情」二字亦與白氏詩意相合，似較「名情」爲勝。

〔前月浮梁買茶去〕浮梁，浮梁縣。原爲新昌縣，天寶元年改名浮梁，屬饒州。爲唐代著名之產茶地。產量極豐，每歲約產七百萬駄，稅十五餘萬貫。見元和郡縣志卷二八。國史補卷下：「風俗貴茶，茶之品名益衆。……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猗覺寮雜記卷上：「白云：『前月浮梁買茶去』，舊唐史，風俗貴茶之名，劍南之蒙頂云云。浮梁之商貨不在焉。是唐之茶商多在浮梁焉。」

〔夢啼妝淚紅闌干〕啼妝，啼眉妝也。白氏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卷十三）詩「風流誇墜髻，時世門啼眉」句自注：「貞元末，城中復爲墜馬髻、啼眉妝也。」

〔湓江〕湓水。見卷六湓浦早冬及卷七遊湓水詩箋。

〔江州司馬青衫濕〕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元和十一年，樂天作此詩時，雖爲江州司馬，秩從五品下，但由於其階官係從第九品下將仕郎，故不得著五品服淺緋，而著九品服青衫也。詳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

### 【校】

〔舟中〕「舟」下宋本、那波本俱有「船」字。全詩「舟」作「船」，注云：「一作『舟』。」〔京都〕「都」

下英華注云：「集作『邑』。」汪本、全詩俱注云：「一作『邑』。」〔本長安倡女〕「本」下英華有「是」字。

〔憫默〕「默」，馬本、英華俱作「然」，視文意以「默」字爲勝，據宋本、那波本、汪本、全詩改。英華注云：「集作『默』。」〔六百一十六言〕「十六」，各本俱誤作「十二」，據盧校改正。〔琵琶行〕何校：



「行」，英華作「引」。城按：序當與題同，英華是。

〔秋瑟瑟〕「瑟瑟」，宋本、那波本、全詩、盧校俱

作「索索」。何校：「索索」，蘭雪同。又馬本「瑟瑟」下注云：「半紅半白之貌。」

〔暗問〕「暗」，宋

本、那波本俱作「闇」。字通。

〔猶抱〕「抱」，宋本、英華俱作「把」。汪本、全詩俱注云：「一作『把』。」

何校：「蘭雪作『把』，英華同。『把』字勝，『抱』字則『猶』字語脈皆死矣。」

〔三兩聲〕「兩」，英華作

「五」。全詩注云：「一作『五』。」

〔得意〕「意」，馬本、汪本俱作「志」，據宋本、那波本、英華、全詩、

盧校改。汪本注云：「一作『意』。」全詩注云：「一作『志』。」

〔輕攏〕「攏」下馬本注云：「盧容切。」

〔慢撚〕「撚」下馬本注云：「乃殄切。」

〔綠腰〕馬本、汪本、全詩俱作「六幺」。英華注云：「集作『六

幺』，從俗。」汪本、全詩俱注云：「一作『綠腰』。」據宋本、那波本、英華、盧校改。

〔冰下難〕馬本、

汪本、英華、全詩俱作「水下灘」。英華、汪本、全詩「水」下俱注云：「一作『冰』。」汪本、全詩「灘」下俱

注云：「一作『難』。」宋本作「水下難」。那波本作「冰下灘」。盧校作「水下難」。城按：何校作「冰下

難」，并謂「下句『水』字亦作冰」，其說是也。

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八與阮芸臺書云：「白樂天『間關鶯語

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泉流水下灘』不成語，且何以與上句屬對？昔年曾謂當作『泉流冰下

難』，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澀』。『難』與『滑』對，難者滑之反也。鶯語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澀滑二境，

可謂工絕。」疑段氏蓋引申何氏之義。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據段氏說復加論證（陳氏或未見何校），謂

當作「冰下難」，其說亦是。今據何、段、陳三校改定。

〔冰泉〕「冰」，馬本、汪本、全詩、盧校俱作

「水」，非。據宋本、那波本、英華、何校改正。

〔凝絕〕「凝」，宋本、汪本、全詩、盧校俱作「疑」。城按：

疑通凝，下同。英華注云：「集作『疑』。」

〔幽愁〕「愁」，英華、汪本俱作「情」。

〔此時無聲勝有

聲〕元白詩箋證稿：「唐詩別裁捌選錄此詩，並論此句云：諸本『此時無聲勝有聲』，既無聲矣，下二句如何接出。宋本『無聲復有聲』，謂住而又彈也。古本可貴如此。寅恪案：詩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句

上有『冰泉冷澀弦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之語。夫既曰『聲暫歇』，即是『無聲』也。『聲暫歇』之後，

忽起『銀瓶乍破』、『鐵騎突出』之聲，何爲不可接出？沈氏之疑滯，誠所不解。且遍考白集諸善本，未

見有作『此時無聲復有聲』者，不知沈氏所見是何古本，深可疑也。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卷二：『無聲

復有聲』，語雜而意淺，并失下二句斗轉之妙，沈說非是。城按：各本白集俱無作『復有聲』者，高氏、

陳氏說是。〔東船〕「船」，宋本、全詩俱作「舟」。〔唯見〕「見」，英華作「有」。全詩注云：「一

作『有』。」〔家在〕「在」，英華作「近」。〔曾教〕「曾」，馬本作「長」，據宋本、那波本、汪本、全

詩、盧校改。〔善才伏〕「伏」，馬本作「服」，據宋本、那波本、汪本、全詩、盧校改。〔雲篴〕

「雲」，馬本作「銀」，非。據宋本、那波本、汪本、全詩、盧校改。〔輕別離〕「別離」，英華作「離別」。

〔前月〕「月」，汪本作「年」，視詩意以「月」字爲長。〔月明〕馬本倒作「明月」，據宋本、那波本、汪

本、全詩、盧校乙轉。〔夢啼妝淚〕英華作「啼妝淚落」。汪本、全詩俱注云：「一作『啼妝淚落』。」

〔辭帝京〕「辭」，英華作「離」。汪本、全詩俱注云：「一作『離』。」〔小處〕馬本、汪本作「地僻」，據宋

本、那波本、英華、全詩、盧校改。汪本注云：「一作『小處』。」全詩注云：「一作『地僻』。」〔地低濕〕  
何校：「『低』，蘭雪作『卑』。」〔啼血〕「血」，宋本作「哭」。〔獨傾〕何校：「『獨』」，英華下注：「集  
作自。」「自」字佳，不因有酒而始傾也。」〔嘔啞〕「嘔」，宋本作「歐」。城按：嘔、歐、謳字通。  
〔嘲嘶〕「嘶」，宋本、汪本俱作「嗜」。全詩注云：「一作『嗜』。」〔座中〕「座」，宋本、那波本、英華俱  
作「就」。汪本、全詩俱注云：「一作『就』。」〔泣下〕「下」，汪本、全詩俱注云：「一作『淚』。」

### 簡簡吟

蘇家小女名簡簡，芙蓉花腮柳葉眼。十一把鏡學點妝，十二抽針能繡裳。十三行坐事調  
品，不肯迷頭白地藏。玲瓏雲髻生菜樣，飄颻風袖薔薇香。殊姿異態不可狀，忽忽轉動如  
有光。二月繁霜殺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丈人阿母勿悲啼，此女不是凡夫妻。恐是天仙  
謫人世，只合人間十三歲。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 【箋】

約作於長慶三年（八二三）以前。